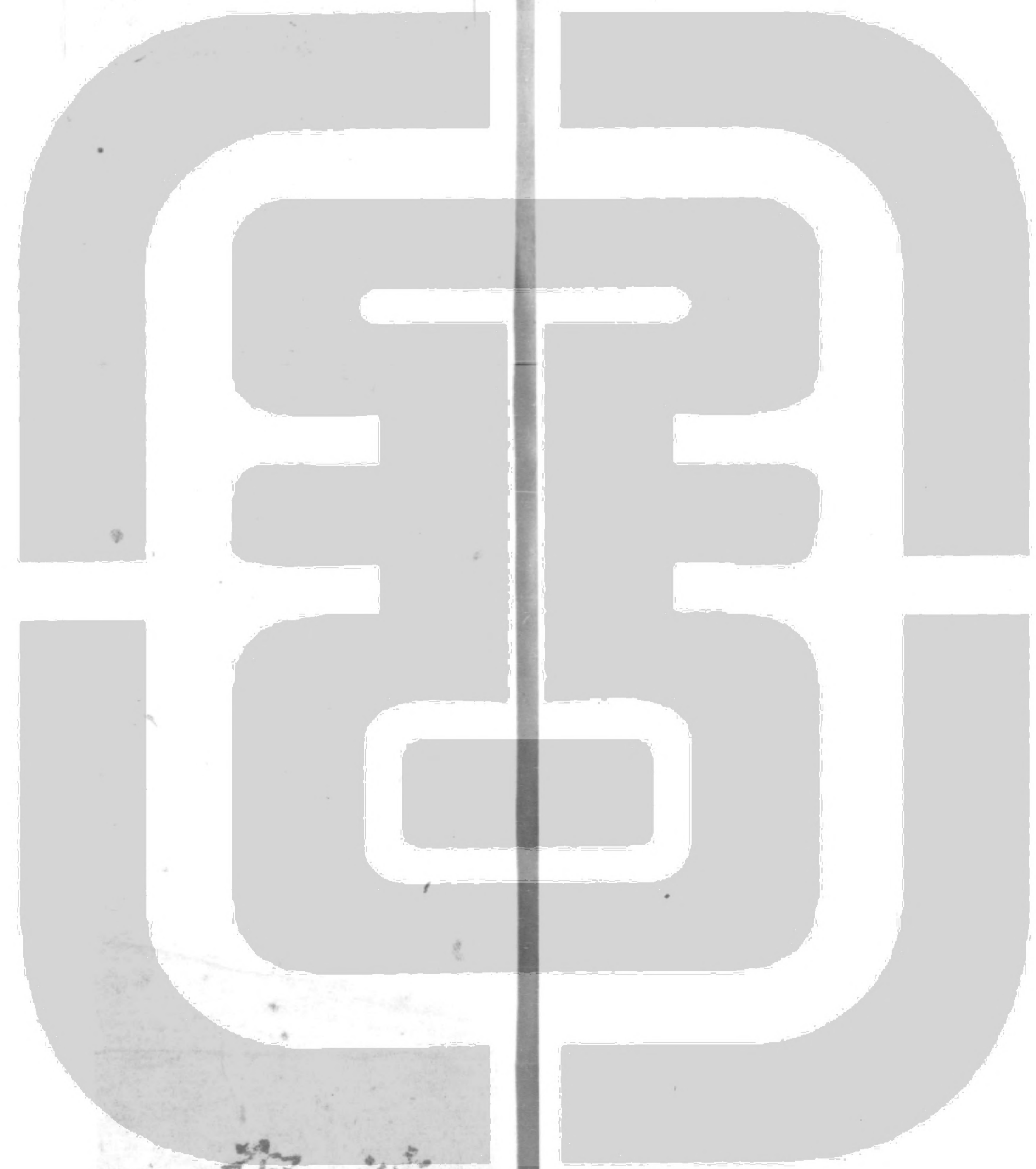




玉唾壺 一册

玉唾壺 一册
計書 壹 本
宣統三年送到北京
宣統三年五月
宣統三年五月



總辦
閱定
旋存目

玉唾壺自叙

王子為齊都宰五月讀書於齊寄相於閣書之朽墻
歛之唾壺滿而冊脫因以名焉客有問於王子曰子
之王唾壺吾盡觀之矣其言襍而寡要其事彙而不
倫撈見曲說小智慧辯厭六籍而陳腐指前人之瑕
類子為玉唾壺邪吾恐夫將子面之唾不得乾矣王
子曰善哉公之謂我也夫狂簡不棄糠粃可食邈矣
大成聊此小補吾以為尋丈之木不若寸蘭之動嗅
純綿之布不如疏錦之耀視故為之耳杭州王一塊



玉唾壺目錄

卷上

秦漢用夏正

伯夷伊尹原毀

子瞻號老泉

朋友服考

湘君考

春秋訛字

論語錯簡

後唐始稅耗

武王謚文王

西王母考

馬明王考

周易訛字

千文考異



蘭亭考異

曹娥碑八字辯

養生論二句解

漢宋三物微

落霞孤鶩釋

水落石出釋

卷下

伊尹六就湯

東坡三遊赤壁

四公孫弘

兩辨才

賈誼一太息

淵明五子不同母

李白二女不選婿

淮西碑事考

太湖名考

論孟爾雅

雜氏族記

韓文正誤

蘇文正誤雜文附

詩家說

詞家說

畫家說

儒家說

書學家說

醫家說

玉唾壺上

秦漢用夏正

史記年表秦不置閏為後九月蓋以十月為正朔故於當閏之歲率歸餘於終而為後九月漢襲之不改自高帝至文帝皆書後九月是秦漢皆以建亥之月為正朔而以建寅之月為正月也若改建亥之月為正月則前不冝遽接後九月紀年亦自十月而起以至於正月是十月未嘗改為正月也但太初九年始

臨淄令王一槐

改歲正自月而起正朔曆數合而爲一又月令章句
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
謂之豕常之次立春驚蟄居之是漢以前曆法皆以
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中若以十月爲正月則皆方
孟冬豈宜立春驚蟄也哉秦漢用夏正未嘗改月無
疑 本朝周祭酒極論辨不捨此可憾也

後唐始稅耗

三代以來什一而稅更不聞有加耗租稅有加耗不
知始於何嘗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惧責其

多取固爲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類歲若取之
如此後豈無折缺乎吏因曰自來主藏者所以破家
竭產以償欠正爲是耳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
升爲雀鼠耗糧有加耗實妨於此後世官貪而吏奸
其害不可言矣

伯夷伊尹原毀

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當昔已有之不待戰國列
仙傳湯問務光曰伊尹何如白強力忍詬吾不知其
他負鼎是其強力也滋味說是其忍詬也然列仙傳

稱劉向撰而文章不似西漢人亦不足信又曰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咎咎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子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後人撰為扣馬之諫疑本諸此此語可作伯夷伊尹之原毀也

武王謚文王

唐梁肅歐陽公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嘗稱王之說不過以論語孟子恭誓武成之文為證而無武王追王之實語余讀伯夷傳始得之其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曰文王東伐紂其言號者追謚之變文耳文王

為武王所謚無疑司馬遷於刑罰志不言張湯變法之由却於貨殖傳見之於周紀不言謚文王却於伯夷傳言之其書類此

子瞻號老泉

老蘇號老泉子瞻號東坡而葉石林燕語云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居士東坡其所居之池也晚晚又號老泉山人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東坡又有老泉山私印梅聖俞集有題老人泉寄蘇明允詩只言居泉上二子不言其為號歐陽公作蘇墓志但言人號老

蘇而不及其所自號則泉乃東坡晚年號耳豈涉一
老字而後人遂其父邪葉蘇同時燕語當不謬也

朋友服考

朋友無制服孔叢子曰昔魏叔閔夭太顛散宜生南
宮适五臣同寮比德贊文武及魏叔死四人為朋友
之服然不知朋友何服風俗通大將軍掾燉煌皇度
為師太常張文明制杖仲尼歿門人制為心喪三年
若喪父而無服七十子喪亦不聞互為何服儀禮喪
服有曰朋友麻此即朋友之服也為不特縞素而已

亦無有冠武祛衽之制唐崔融與杜審言友善融死
審言為服總言王魯齋為河北山服深衣加經帶蓋
朋友顧義之輕重無常制也而儀禮之一言隨下上
矣

西王母考

世傳西王母之事蓋不足信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
西巡狩宴於瑤池而捧王母之觴漢武外傳亦以七
夕會於甘泉王母捧仙而降祖此二說相傳至今不
知汲冢出於晉太康中皆荒唐誇誕不近人情之言

蓋偽書也而武帝又好神仙之事故傳會其說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則王母乃西方荒裔之國猶國名女真宛王母寡之類其實無此婦人也即有之亦女主耳猶今之土官穆王漢武之事所必無者又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鳥主給使在崑崙墟荒裔之國與鳥獸同居恐或有是然無仙桃瑤觴涇州回山有王母宮宋學士陶穀撰記不為辨而反欲躋之祀典可謂不智矣

湘君考

湘君之為舜妃不知其所本始昔秦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遇大風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妻而葬此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不言為之何帝之女皆傳疑也郭璞傳乃謂為天帝之女若舜妃則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璞又以湘君為水神而二妃不當為其夫人然又以為天帝之女妄矣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與璞合劉向鄭玄皆以二妃為湘君是皆謬妄之傳蓋不足信

韓退之嘗作黃陵廟碑亦未嘗辨以余論之凡此之
疑皆於生書舜陟方乃死之文未明也故謂南巡之
崩於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苟明之則
相君之妾不辨自釋蔡傳未嘗退之下方之論又摹
倣不真按韻會陟通作隲定也方墳也又漢法陵方
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顏師古云古謂掘土為坑曰
方今江漢間傭掘土猶以方論則是舜定其墳而後
乃死而未嘗南巡也要孟子卒於鳴條之言為是夫
舜非死於蒼梧二妃又何溺於沅湘也哉湘君之為

舜妃妾矣又嘗考之舜之子商均禹封之於虞虞去
沅湘為不遠或死而葬祠於此後訛而為湘君耳且
諸侯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其湘夫人者無乃商
均之夫人與温州有杜拾遺廟後訛而為杜十姨江
陵有申包胥廟以伍子胥嘗封諸申遂以為伍子胥
廟商均之為湘君其此之類與

馬明王考

田家祀蠶神馬明王妾誕可笑樓鑰耕織圖詩亦曰
馬革裹玉肌能神不為辱按周禮馬質掌馬禁原蠶

蠶者龍之精與馬同氣禁原蠶恐耗馬也豈有馬革
裹女化蠶之理哉荀子蠶賦有曰屢化女神又曰身
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後有村學究必作女身馬首化
為蠶神遂有捏其像而祠之者荀卿廢死於蘭陵後
封為蘭陵王其始本之故訛而為馬明王也馬者因
其像明王者陵王之誤耳

春秋訛字

春秋文公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唐司空圖表聖著疑
經謂不當書天王使來求金余讀春秋書並無天王

使來求金之文不知何據據此余謂春毛伯三字與
天王三字文畫相近似表聖所見者三豕之本乎

周易訛字

否之匪人之匪人乃三匪人指下卦三陰猶需有不
速之客三人來指下卦三陽言三訛而為之也漸之
進也乃漸漸進也古人有疊字其下一字皆作二更
不重寫如秦嶧山碑御史大二亦不作夫字二訛而
為之也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乃天地之宜與字即
天字草書與作与天作乙二字文相似而誤耳唐蘇

州司戶叅軍郭京著易舉正三卷容齋隨筆載其明白者二十處大抵以繇豕相正有闕漏處可推而知蓋未有此等見也

論語論語錯簡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此當與由知德者鮮矣合為一章焉字當從注疏屬下句如曰何不如丘之好學也正與由字相對勉齋云學者一出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真知義理之切身故耳亦是此意史記世家子路慍見之

下但有子貢色作告以一貫等事而不錄此語况慍見色作氣象一也賜則語以道由則少其德亦非是且全局不成文意其為錯簡無疑蓋本在不如立之好學句之後今乃逸在汝以予為多學章之後本在雍也南面篇之前乃逸在恭己南面章之前本在公冶長第五却誤分於衛靈公第十五此簡所以錯也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當與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

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合
為一章不當加圈亦不必加孔子曰字誠不以富亦
祇以異程子謂當在此章之首胡氏謂當在此句之
上各有牴牾蓋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魯閔
冉之徒能之矣故云見其人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
道則未之見故引夷齊以當之隱于首陽山隱居求
志義不食周粟行義達道也言景公所以表夷齊耳
其斯之謂與其惟此人之謂與漢桓寬鹽鉄論曰古
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特不為窮變節不為

21

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
者不為也故曹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
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
能與之爭名此漢人以首節為魯閔二節為夷齊而
以景公表之矣元闕復行追封夷齊制曰逃孤竹之
封井首陽之餓讓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
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身以成仁者也此元人以
二節為夷齊而合兩章觀之矣世間達者所見畧同

梁武帝學書命殷鍤石於二王帖中選取十文召周
興嗣韻之一夕而成須髮盡白其傳如此王著摹勒
淳化帖謂為漢帝書劉克莊亦謂十文實始於漢而
歐陽文忠公亦謂章帝所書前世學者多為此語不
特始於羲之予謂古必有此數字武帝又取二王書
所有者命興嗣足為十文耳此亦臆斷今以教學童
謬矣特多如周發殷湯有作商湯者鳴鳳在竹有作
在樹者此兩通桓公匡合有作輔合者此避宋諱沉
默寂寥有作寥寂者趙魏困橫有作魏趙者此當乙

如靡恃己長有作無恃者不知有籍甚無竟之無女
藁貞潔不知己有紕扇圓潔之潔靡如字潔作烈此
重複也至于律呂調陽則無義嶽崇恒岱則失實林
宰幸即則不通蓋呂字當作_呂宰字當作_宰臯文訛也恒
字當作泰馮誤也餘閏則成歲律呂則調陽恒為此
嶽非其所宗殆辱則近耻當於林宰以幸即凡此不
改非蒙正之道也昔人讀十文至心動神疲而得養
生之法豈鬼園冊子者乎

王逸水榭序今所傳者乃初書本故有塗抹之跡如
可不哀哉作痛哉亦可悲已悲夫亦將有感於斯作
作斯文此迹可見者如歲在癸丑實原作歲赤奮若
僧不知老之將至實原作曾不知老之將至蓋在字
即赤字所改故下脚長癸丑二字即奮字所改上奮
作癸字下曰作丑字故皆體匾丑下空處則若字之
地也爾雅歲名在丑曰赤奮若文正用此僧傍立人
乃鈎進行裏筆勢今人脫有字必於其傍作一人其
形如立人後人臨摹遂作僧東觀餘論又傳會為徐
僧權梁舍人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歲久止存僧字
此不足信因為晉史逸少傳無曾字不知正因僧字
而誤之去也夫蘭亭代為王氏所寶至七世孫智永
以傳弟子辨才所謂付授有緒者也安得出於梁而
僧權為之押縫也此又可笑唐宋諸人考鑿精密辨
不到此有遺論矣

曹娥碑八字辯

邯鄲淳撰曹娥碑成蔡邕往讀之題八字碑陰而去
曰黃^絹卷幼婦外孫壻白人不識後楊修解曰絕妙好

辨至今人莫有異者余謂妙即好意不類漢人語字
書妙本作妙作小女者俗作伯喈精書學不宜以幼
婦為妙字隱語楊脩以俗書解之陋矣愚意恐是唱
字幼婦為昌口耳其曰絕唱好辨庶語不累字亦正
楊修復起必從吾言矣或修遷就老獮耳書與好事
者共之

養生論二句解

文選嵇叔度養生論曰頸處險而癯蔭居晉而黃六
臣註皆未詳余按二句一言蜀人一言晉人今巴蜀

婦人類多大頸俗謂之抱頸貌美者常苦此必為廣
領藏之巴蜀謂天下最險處也食其水則生癯此淮
南子所謂山險樹瘤食此水則患癯也山西之人類
多黃牙其人食棗所染醫說載食棗黃牙云北人出
入必懷棗而食故多黃牙山西晉地也故有此

漢宋三物徵

王莽傳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
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
用金或用桃着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

正月剛卯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夾
後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徒刻其上面作
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
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其
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尔固伏化茲靈爰既
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
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按大小及文服說是也余嘗
得一玉嚴卯然按大小及文却如晉說但疾日作疫
曰變化作夔龍靈爰作靈昌而字文皆有古法非今

俗書也服漢人而所說乃與物不類師古又獨取其
說蓋師古未嘗直見而服所見者或當省文者耳
不然何後漢輿服志所說却與余所得者相昭邪
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曆始以正月爲歲首色上
黃數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上數五故用五謂印文
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宰相印文不足五
字者以之字足之余嘗得漢印文曰假司馬印曰軍
假司馬曰別部司馬曰部曲將印曰營江太守丞印
乃漢官印皆太初後所置然字數不一可足之者又

不足不必之字者又不用印字字多者又不省晏以
五教施於印文而余所得乃不類如此豈亦未之見
而臆說者邪 文獻通考郊社考馬端臨說其畧曰
自秦漢以來郊禮從祀之神漸多晉太興中賀循言
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唐圜丘位上帝配帝
以及從祀通計七百餘座魏晉以來圜丘方澤之祀
未嘗相溷宋承五代之弊政后土合祭於圜丘而海
嶽鎮瀆山川邱陵墳隍原衍皆在后祀之列於是祭
天從祀始及地祇矣中興以來國勢偏安儀注所具

神位殿上正配四位東朶殿自青帝至南嶽十三位
西朶殿自白帝至北嶽十二位東廊自北斗至北隄
二百卅八位西廊自帝座至哭星一百七十位又有
衆星一百五十八位共五百七十位則北晉賀循所
言纔三之一唐圜丘所祀三之二耳余得一小冊高
四寸闊半之疊紙而盛前後斷缺在者止九拍所具
悉郊祀品式之數籩豆簠簋槃匱鉶爵篚坩俎各
有數禮神十二玉咸畫小紙各隨形色剪而貼之下
各註所祀神位其從祀總數正配五位止設四位東

西兩朶殿二十六位東西南三廊共七百九十一位
又有小紙貼其下云圓壇第二第三龕內壇外共八
百一十一位於祭玉之後則云紹興初以闕祭玉但
隨方色奠幣焉此乃宋物必郊祀特禮儀使所執者
也位數與通考皆不同端臨宋人謂此儀註乃先公
當昔奉常禮院所供數乃不同不知何謂當孰據邪
余謂三物乃二朝制度所係考之史文大異如此姑
著之以備杞宋之徵

落霞孤鶩釋

滕王閣記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爲篇
中傑句然未嘗知落霞乃是鳥余嘗遊於養鳥之家
有鳥類鸚鵡而色豔如火主人曰此霞也子之先君
謂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是此鳥子聞之乃吾先子
之言不事幻失怙失教多矣然不知何所出

水落石出釋

前赤壁賦山高水小水落石出為赤壁妙語今人畫
其圖作瀑布以寫其狀殊失其旨蓋山高則月小水
落則石出耳故趙孟頫作水涵石出亦此意

玉唾壺上

玉唾壺下

伊尹六就湯

臨淄令王一槐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是六就湯其曰湯誠仁其功遲一就湯也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一就桀也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二就湯也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騷被其澤也又往就桀二就也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三就湯也

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

三就禁四就禁五就禁也卒不可得乃相湯伐禁則六就湯也伊尹始就湯中間五就禁終乃相湯不去是就禁為五就湯為六也此伊尹出處之大節不可不知

東坡三遊赤壁

坡仙赤壁之遊者三今人但知其兩遊以有二賦也而不知其嘗與子邁一遊矣余嘗見其跋少游龍井題名記曰予謫居黃州辨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肯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十里月出

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辨才有便至高郵亦可以寄太虛也元豐三年八月六日記余考之此乃第一遊而前後賦則第二遊第三遊也二賦景亦不過衍此廣之耳此數語足以當一賦云

四公孫弘

公孫弘有四其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其一在中山為叅乘言司馬喜求相其一在越斷髮為王騎

其一在漢為平津侯

兩辨才

唐僧有辨才居於越藏蘭亭序蘭翼賺而出之宋僧亦有辨才居於杭與秦觀蘇軾為世外交有米元章書二僧同名同鄉皆能詩皆有古人墨迹皆年八十餘

賈誼一太息

賈生治安策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滯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今考之具存無恙而一太息不傳文鑑策

準皆失之亦可為太息者也嘗讀其新書內有銅布一篇疑即是矣不然何以曰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二

淵明五子不同母

陶靖節有五子責子詩云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蓋不同母又與儼等疏云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註云曰作不據此則註為是也

李白二女不選婿

唐人重選壻壻亦重翁李白太傲睨一世獨不累此傳正作青山墓志云一為陳雲之妻一為劉勸之婦

皆失身於下俚

淮西碑事考

退之平淮西碑當昔謂事不實命剗去之勅段文昌別撰舊史文公傳行狀神道碑新史吳元濟傳皆謂李愬妻唐安公主女也舜歸多裴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故其妻出入禁中訴碑不實遂斲去別撰而李商隱讀韓詩亦有諛之天子言其詩之句然羅隱有說石烈士推碑殺吏之事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芝田錄亦云元和中還卒推倒平淮西

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言李愬刁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罪勅段文昌別撰據二說與正史本傳全不同其欲以陰中之說韓公而不若小說之真與

太湖名考

蘇州太湖禹貢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國語謂之太湖吳越春秋謂之笠澤周官職方氏謂之五湖

論孟爾雅

余讀論孟語子其事物詁釋有他書發明者類為一

卷及遊宦而失之志畢臨淄又苦無書不復記憶漫得
十二三又不能詳姑存之以俟考曰論孟爾雅云
匏瓜 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見詩
註焉能繫佩也不食苦不食也

草芥 芥細草也琥珀拾即是

苙 香白苙曰苙豕所嗜出國老談苑

巨擘 國老談苑蚯蚓大者曰巨擘陳仲子在齊為
巨擘若充其操不過蚓而已

烏獲 呂氏春秋烏獲有力之獸也蓋人有力者因

名之

匹 崔豹古今註鴛鴦曰匹鳥如此則匹非省文

褐寬博 褐不黃不皂賤者服之氍乃毛布即今之
細氍非貴者不得衣也

負版 衰之皆方幅曰負版凶服者式之謂式負版
者也如其如視諸斯手指其掌之類

端章甫 正其章甫之冠

舊貫 朽貫也貫朽而不可較故仍之防盜臣爾

龜玉 龜玉是玉器見韓昌黎詩下註

沽酒 詩毛氏註一宿酒曰沽三代無沽酒者

檇棘 爾雅郭璞曰檇棘

束脩

門 俱出示兒編不能記憶也

周人以粟 出呂氏春秋當務內

直躬 呂氏春秋貴直篇

三嗅 韓文公云嗅當作鳴鴟之鴟雉之聲也呂覽
曰子路拊雉而復什之

怱 說文念字下曰忽也从心介聲引孟子曰孝子
之心為不若是怱呼介切

孟仲子 孟子之子名罃公孫子內有仲子問

公輸子 漢武帝古云詩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

按此二人也

南子 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景公曰叛夫對曰臣

欲張公室也與佛肸事同盖魯之南子也示兒編

老彭出見同上

華周 杞梁華周人揭曼碩集曰云

版築 版山版也築居也如卜居曰卜築見書註

平世亂世 平治平也亂作亂治也禹稷當亂世而

平治之故可賢顏子當治世而窮隱之故可賢

服事殷 服周服也以周之服而事紂

從心 從心讀曰縱心見柳宗元集縱耳目之欲亦

曰從

進止 見顏子之進未見顏子之所止故可傷也

以長食粟 長於食粟而已

可 古人許與曰可如秦漢詔制曰可是也昔也不

歆今乃可也

有朋 白虎通引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

君子 君之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出白虎

通

先生 先生者猶先醒也後生者猶後醒也出賈誼

新書

匹夫 白虎通曰匹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

義也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 晏子春秋麥丘封人祝齊景

公曰使君無得罪於民
子之 公行之子曰子之

乘 乘誌也猶今之府誌曰郡乘族譜曰家乘晉之
誌直曰乘

故 求其故求其曆書也如後人作六書故云之類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此十字當句桓譚新語
曰奮乎百世之上下是也

雜氏族記

孟軻字子輿出傳子

臯陶字庭堅出左傳文公十八年

曹參字子敬出博物志

漢高祖太上皇名端字執嘉出唐宰相世系表刻秦
璽玉工名孫壽

智永羲之七世孫名法極

羊祜蔡邕外孫父名徽

滕王閣記都督闕公壻名吳子章

韓文正誤

昌黎文用事有誤處余嘗為之正者凡若干條原道

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也史記老子生殷武丁十九年庚辰非出於三
代之後不見黜於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也讀墨子孔
子賢賢以四科進襄弟子論語子夏曰賢賢易色孔
子賢賢非諱辯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
之轍為某字也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
過三四日去之又諱轍為通鄆州谿堂詩孰為邦蠹
節根之螟爾雅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蠹食節曰蠶食
根曰蠹節根之螟非與孟尚書書及秦滅漢興且百

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漢惠
帝四年除挾書律止愬高帝元年終十六年非興百
年之後始除也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大會射
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三禮辨云天子九十步侯諸
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步遠者
鵠差大高出百數十尺無此仰射法也殿中侍御史
李君墓誌銘山者艮艮為皆易艮其皆非為皆也平
淮西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
年平澤潞綱目平夏平蜀皆在元和元年平江東在

二年平澤潞在五年皆曰明年非處州孔子廟碑自
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
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
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
當座以門人為配呂氏春秋貴直論殷之鼎陳於周
之庭其社蓋於周之屏又曰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
蓋社稷築壇無屋所以取達天地之氣唯亡國之社
乃屋示絕陽而通陰辱之也非尊之也此當非毛穎
傳明眎八世孫翫世傳當殷特居中山得神仙之術

能匿光使物竊姁娥騎蟾蜍夏十七王四百五十八
年明眎既佐禹八世孫不得當殷特張平子謂羿請
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姁娥竊之以奔月是謂蟾
蜍蓋后羿帝相特人其妻奔月已久不得言當殷特
竊姁娥且騎蟾蜍也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褐當作毳褐編笄粗短衣不黃不皂賤者之服非毛
布也累拜中書令漢中書謁者令丞屬少府自武帝
遊晏後庭始用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
僕射司馬迂腐刑後為中書令是已秦無中書令官

名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漢明帝時佛
法入中國浮屠之說非秦所有穎與絳人陳玄元法弘農
陶泓及會稽楮先生友善絳州貢墨魏州貢瓦硯會
稽貢紙皆唐事言秦不宜用之蒙將軍拔中山之毫
崔豹古今註蒙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為管鹿毛
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蒙恬拔中
山之毫非

蘇文正誤雜文附

嘗讀東坡文間見誤處錄出不能盡也賈誼論引孟

子充虞路問不豫之事誤為公孫丑上薛尚書書太
宗駕親征遼東當特大臣房魏輩皆力爭不從貞觀
十七年魏徵卒二十二年甄齡遺表諫征遼房魏皆
力爭非上神廟書晁錯左號克薄文帝之世止於太
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
而死文帝時晁錯上邊事詔為太子家令後對策高
帝擢為中大夫文帝之世非止於太子家令也景帝
即位以為內史至二年申屠嘉死始遷御史大夫遷
錯而嘉死非二疏論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

三良臣先生憐之宣帝元康三年二疏去神爵二年
蓋寬饒自剄五鳳元年韓延壽棄市五年楊惲腰斬
三人死而先生去誤矣又李白餞副大使李藏用序
所以彭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後高帝十一年正月信
死三月越死彭前韓後非盧藏用陳伯玉文集序易
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序卦傳泰者通也物
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否受泰非李淇水議兵策
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
或敢侮予孟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乃孔子曰此

誤也陸賈新語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羗孟子
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東夷非

詩家說

古人絕唱詩亦有可議如雍陶雙鷺云立當青艸人
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愚謂立與行二字不若互易
之春鉏於青艸尤易見窺伺於白蓮殊未知也鄭谷
鷓鴣云雨昏青艸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裡啼愚按崔
豹古今云註鷓鴣極惡濕月下飛則以木葉覆其背
上以避露雨昏特恐不過青艸湖邊也杜牧金陵懷

古云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鏡鎖
沈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
宮那得知非孫皓事也

詞家說

四時曲首句云花壓欄杆春晝遲是用溫庭筠詩句
琵琶記曲畫眉序首句云攀桂步蟾宮宮字不是調
當作窟同來窓下拈針指指字當作菊音大揭鏡一
句云幾回和淚觀紅豆人以貴妃紅淚解之不是紅
豆一名相思豆唐詩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

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畫家說

歷代帝王圖伏羲作畫卦象一手執筆伏羲時豈有
筆李公麟七十二賢圖作兩人伸卷同觀狀孔子時
豈有紙蘭亭流觴圖作羲之觀鵝景脩禊時不得有
鵝樓鑰耕織圖播種作前進勢不知布種乃却行文
房戢官圖凡十八事而孔通奉戢最要乃不錄皆畫
之病一欠缺也

儒家說

伊川曰西銘原道之宗祖朱子亦曰韓退之只道得
第二層愚謂西銘止言乾坤不言太極亦有一層未
到今若曰乾稱父坤稱母太極稱祖予茲耿焉乃混
然中處未知不可也伊尹放太甲孟子曰太甲賢
又反之又曰三年處仁遷義而歸然不言太甲之不
賢伊尹何以處之然後見聖賢用心之所極孟子亦
有一層未到

書學家說

撫即摹字韓文內有題刻板年月者作撫刻余謂

撫字當作模字然宋板書不宜有誤屢欲改正未敢
及讀格古要論載朱文公跋叙古十文有曰用撫刻
真南康郡齋撫下音曰即摹字又載王魯齋跋嶧山
碑有曰自省騎以下又三撫矣然後知撫字即用作
摹字但不省其原乃於廣韻見之云出漢書余雖讀
漢書不記在何處始知校書之難如此學不至向筆
未可輕易塗改也

勦杭州太守盧玉潤其初小吏也給事於學士楊
士奇之門有中官來問勦字楊不知命盧寫與之退

而考玉篇勤勞也於是心悅之遂有此命今人以物用熟曰勤

笑 荆公字說新成東坡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按字書笑仙妙切說文喜也從竹從大李陽冰刊定說文從竹從夭義云竹得風其體夭屈也如人之笑歐陽氏曰俗從竹從犬非笑乃他計切

指螺 今人以指上紋為羅又以張者為箕圓者為籬蘇子瞻恠石供曰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文

作螺字廣韻又作媧

藍縷 今人以衣散為藍縷子美詩云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權續仙傳又作縵縷廣韻又作縵縷

醫家說

神米 翻胃病醫家所難治有藥曰神米其法先相地及歲干在空亡或退氣然後呂虛日布種又呂虛曰收之懸於空中俟日蝕特暴乾又俟月蝕特春於橋上以待虛日斂揚煎湯飲之可愈

治蚯蚓蜘蛛蠶咬法 近觀一方書蜘蛛齧者以雄

黃末傳之又云蠶咬人毒入肉取芋汁塗之今呂芋
近蠶則不生未聞蠶咬人蜘蛛有毒也又載湘西軍
將張韶為蚯蚓所咬其形如大風須眉皆落每夕蚯
蚓鳴於體抑又恠矣席上腐談論石鼎聯句云特於
蚯蚓竅鳴作蒼蠅聲非蚯蚓之鳴蓋石鼎如蚯蚓藏
身泥中之竅而鼎中湯鳴如蒼蠅之聲耳月令蝼蝈
鳴蚯蚓出二物同處而生故說文蝼蝈叫得腸斷曲
蟪乃得歌名崔豹古今註蚯蚓一名曲蟪善長吟於
地下江東人謂之歌女之何耶豈所咬者乃蝼蝈邪

此物理之未容辨者

昌陽引年 韓公曰昌陽引年漢武帝登嵩山忽見
仙人曰吾九疑山人也聞中岳有石萑蒲一寸九節
食之可以長生謝君直歌曰一寸九節通仙灵張籍
詩曰石上生萑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頭
青面如雪羅浮山記又曰山中萑蒲一寸二十節余
遊九華山石上萑蒲亦有一寸二十節節者不知果
可仙否

人參無真 今居藥者以人參為貴多巨贖本售人

潜夫論思賢曰治疾當真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
門冬反烝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三
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橫參合藥病日瘥而遂死也
人參無真自古然也耶温庭筠詩煙香風細人參蕊
人參亦有花也

蘇薊辨 宋書褚澄精醫術見人有面黃腹大者診
其脉問以所嗜平生好食糖心鷄彈曰是矣乃以蘇
子五升煎湯令飲之吐出五鷄雛頭翹皆具候其脉
尤未也再以一升煎服之復吐二雛乃以井炒湯解

遂平愈藥性蘇子寬中不主吐薊子善發嘔蘇薊字
訛耳果然則差之毫釐之謬以萬里也

鮑單 西寧古輪臺也其地馬駝鼻患腫毒即難抹
土人識之伺其將潰以囊承其口腫落而收之得物
如鷄卵其堅如石曰鮑單軍中用之無水而渴即掘
地置其中毡覆之可得水一二升猪亦有之又云馬
駝者能祈雨猪者能聚水不知何也

哈甫融 西城鄯善國多鷲粟土人參針其壳得漿
則以小甕瓶承之積而煎膏曰哈甫融其性澁熱粟

壳之驗也今賈人多謬其說
瘡玉 儀真觀有道士姓蘇嘗飲於貨藥家樓中樓
藏諸藥酒半道士耳後忽下黃水急捫之已失其中
上玉環復捫其一亦化動道士大驚成病人教以窮
其環得之燒屍者云得物如拳碧玉也工賈之碾為
環耳其人患瘡病而死樓中藥必有能尅者不可知
也惜哉道士病尋愈

玉唾壺下



